

表

刘正平

那是建国后的第三年，我去一所古庵改办的小学发蒙。百废俱新，一切都因陋就简，现成的香案当教桌，土坯上架着木板做课桌。学校无钟表，只好燃香计时。每节课燃一炷香。纤细的香支飘着一缕发丝似的青烟，满屋子弥漫着淡淡的香气。香快灰飞烟灭时，老师便打着衣襟上的粉笔灰，宣布下课。

这里只能传授小学一至四年级的课，四年后去镇里的完全小学。学校设立在王氏宗祠，大厅的墙壁上挂着一座大摆钟，垂在下面的摆锤圆形的，银光闪闪，像一枚助功章，嘀嗒、嘀嗒地晃荡着。不用燃香计时了，每天都有值日老师关注指针的行程。起床、早操、上课、下课等，到了既定时间，即拿上小铁锤，敲响了那块悬挂在檐廊下的犍嘴铁。

语文老师是一位刚走出校门的女学生，姓江，来自县城，满头浓发，脸上隐现着淡淡的忧伤。十几位老师唯独她有块手表。当地露出袖口那个小手箍时，立刻引来我们围观。那么锃亮锃亮，小巧玲珑，能自己走动，啧啧，真巧。

我和阿猫是屋檐相接的邻居，上学后，一直是同桌。一天，他突然奇想，模仿江老师的手表模型，画在手腕上。那时没有圆珠笔，只有墨水笔、蘸水笔和钢笔。钢笔买不起，只能使用容易掉墨的毛笔、蘸水笔，弄得两手腕分分，身上、脸上都是墨水。自己画自己的手腕不方便，俩人便互画在对方的手腕上。

最难画的是表壳。手腕中央画一个小圆圈，沿着圆圈周边等距离地标注1至12的数字，然后在圆心上画出向外放射的时针、分针和秒针。难度很大，不是圆画不圆，就是那12个数字排列不匀。怎么也画不好，画了又洗掉，洗掉又画。反复折腾。大家都觉得这很有趣、好玩，纷纷效仿。很快，许多人手腕上都有一块墨水画的表。既不卫生，又耽误功课。老师检查课外作业，大惊：许多人都拉下一大半。第二天午饭后，突然那块犍嘴铁急促地响起来，把我们赶到操场集合。正是酷暑，太阳火辣辣的，地面滚烫滚烫。校长威然地宣布：今后，我见着谁画表，就将谁的手腕割掉。显然这只是一声威胁和恐吓，但言出法随，立马将我和阿猫两个“首犯”，罚在太阳下暴晒了半个小时。

江老师瞅着我俩被晒得满头大汗，觉着都是她惹的祸，心里酸酸的：我戴的只是一块老掉牙的祖传手表，经常停摆。你们只要努力学习，将来不愁没有手表。

我和阿猫都很不争气，中考就被刷下来，两人一同回到了生产队干活。这时，国产的上海牌机械表，已开始出现在县供销社的柜台里了，但几乎只是个陈列品。一块手表六十多块钱，且凭票供应，大家连口都糊不住，哪有钱买表呢？

山沟里既无表、也无钟，靠观察日影推测时间。每天的作息，都是生产队长说了算。天蒙蒙亮，他就吹哨子叫人们下地干活。太阳挂上村口那株古枫树的树梢，即吃早饭。吃完早饭又下地。看着影子变粗变短，被踩在脚下，稍稍西斜，即吃午饭了。阴雨天就麻烦，只能凭感觉，每天三餐饭，不是吃早了就是吃晚了，老队长没少挨骂。

大集体干活只是呆在地里的时间长，磨磨蹭蹭的。挖不了几锄，就将锄头把横起来当凳子，嘻嘻哈哈地挖些笨笑话，闲着无聊，我和阿猫又画着表玩，即兴在地面上画，有时也带上钢笔画在手腕上。工多艺细，越画越精。老队长感叹不已：唉，如果是真手表几好呀，不用我每天望着日头了。

几年后，阿猫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。他爹在县委招待所，弄来一张“手表券”，当即卖掉一头猪。那时严重缺粮，更无猪饲料，尽用糠和草喂猪，猪长得很慢很慢，辛辛苦苦喂养了一年多的猪，才120多斤，刚够买一块上海牌手表。

有了手表，阿猫由内而外散发着自信。他老把衣袖挽得高高的，有事没事都抬起手腕看表。也有了话语权，能准确地把控作息时间。他总喜欢把时间精确到秒，如：“10点21分零3秒，该日休息了。”“12点11分9秒，吃午饭的时候了。”手表是富有和高贵的标志，得到许多女孩子的青睐。几月后他就娶了媳妇。

因为太穷，阿猫的娃娃可以打酱油了，我还是光棍一条。忽一天，经人撮合，我要去一个很偏远的山沟里相亲。阿猫把手表及的确良衬衫、蓝布绸裤都借给了我，我装扮一新，走向那个深山丛林中的山沟。果然凑效，那女孩即羞羞答答地点头应允。

老婆过门后，大呼上当：骗子！我笑道：“你怎么这样不过脑子呢？每天工值才几毛钱，不吃不喝累死累活也要半年才能买块表。即便有钱也白搭，哪去弄‘手表券’呢？”

橘黄时节

唐臻科

假日在友人的力邀下，我们驱车来到郊外踏秋欢聚，并采摘橘子。此地，地处长株潭绿地中心位置，环境极为纯净舒适优雅。尤其是每到深秋便是橘子成熟的时节，那些掩映在浓绿翠叶下的橘子，在秋阳的照耀下就像金灿灿的珍珠一般，闪烁着迷人的光芒靓丽着人们的眼球。

我们一行踏进橘园，秋日的阳光温柔地照在橘园里，氤氲着深秋的温暖和恬静。那满园的橘子沉甸甸地挂满枝头，将有些不堪重负的树枝压弯了腰，一种收获的喜悦便悄然滋蔓在我们的心头。那颗颗圆润可爱的橘子，明晃晃的一片煞是喜人，在一阵风的吹拂下，满树摇曳并发出阵阵簌簌的声响。

很久没有走进大自然感受清新空气，何况这难得的秋阳是如此的美好，所以前来采摘橘子的友人们，个个心情特别舒畅。阳光照在采摘人脸上，大家绽放着灵动而抒怀的笑容。他们穿梭于橘园间，手提竹篮或者食品袋，精选自己喜欢的橘子进行采摘，或攀爬树身或用长竹竿敲击选好的橘子。时而窃窃私语，时而朗朗笑声，原本肃静的橘园一时间就变得热闹起来，采摘人脸上洋溢着温馨而又满足的表情，好一幅阳光下橘园采摘图。

此情此景，让我记忆起沈从文先生在《长河》里，描摹出的关于湘西橘子成熟时采摘文字。他在文章里用朴实而浓厚的乡土语言，通过对话的方式，把当地大户人家橘园主人长顺的女儿天夭、老水子、长工等人，在采摘橘子时的心理和行为动作进行了详细描写，映射出当时湘西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。由阅读《申报》、议论开办油榨坊等事件展开对于当时时局发展的关注。动荡的社会以及复杂的官民关系，让沈老衍生出对人生的思索。沈从文先生通过文字，抒发了他对时局堪忧的心理状态以及追求进步的思想意境。为我们了解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和民生状况，留下了宝贵的文字史料。

父亲曾利用自家的一方菜园栽种了数株橘树，其中一株为公树，其他的则为母树。奇怪的是公树开花茂盛且花色艳丽，其他的橘树则开一样的花色，花开五瓣，呈白色，密密麻麻地布满在绿叶之中。尽管那株公树花开艳丽，可到秋后结果时树树间却果实寥寥，且橘子味苦而涩难以入口。相反其他花开普通的橘树，则满树金灿灿的，硕果累累，味甘且汁多。父亲没有对这些橘树进行过多的精心培育和嫁接，由于土质好的原因，每年的收成还是十分可观的。自家吃不完的就送给亲戚或者邻里乡亲。于是，每到橘黄时节也是家里较为忙碌而喜悦的时节。小时候每当橘黄时分，常常在放学归来走进自家的橘园，在橘树下朗诵学习，闻着满树散发出来的馥郁芳香，阅读的心情自然是十分舒畅。我当时是不知橘树还有公母之分的，也并不十分关注花开时节，诸树之间的花色变化，只是后来在随手采摘果实的时候，曾经花色艳丽的那种橘树居然果实其微且味苦而涩，也似乎明白了华而不实的一种道理。

橘子保鲜在乡村没有什么科学方法的。为将采摘下来的橘子保存到来年的春、夏季。母亲就到山间取回成捆的松树叶，选择比较阴凉的地方放上几个瓷坛，在坛底放一层松树叶后，然后挑选好质优的橘子成排放上松针叶上，再在橘子上放松针叶，如此一层层堆放好，再在坛口用塑料薄膜封口加盖，食用时再取出，橘子依然鲜甜如初。在我的故乡，还有用橘皮熬糖的世俗，这种橘糖还是过年时的一种上等食品，很受青睐。也许是因为橘皮具有上佳的医药功能，纯朴的故乡人就很好地利用这种功能，构建起了美好的生活图景。

如今父母已经远离我而去，岁月的流逝，曾经的橘园也日渐荒芜，但儿时那一方橘园在我的乡村生活中，一直有着十分美好的记忆，让我为之深深地怀念。

桂花糕

徐光惠

秋高气爽，不知不觉间，城里的桂花都开了。一树一树的金黄，一缕一缕的馨香。从桂树下经过，芳香扑鼻，整颗心也芬芳柔软。氤氲的香气里，我仿佛闻到那块桂花糕的味道，甜甜的，暖暖的。

故乡的老屋前是一片青翠茂密的竹林，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桂花树，听老人们说这棵树很有些年头了。每年秋天，满树桂花如约绽放，如点点繁星缀满枝叶间，金光闪闪，香气弥漫，醉了秋天，醉了人心。

同一个院的二婆婆是廖爷爷的老婆，十六岁就嫁给了大地十多岁的廖爷爷，生下了三个孩子。二婆婆吃苦耐劳，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，尽心竭力操持着这个家。

二婆婆做的桂花糕是村里出了名的，香甜软糯。每年她都会忙里偷闲，做一些桂花糕卖点零花钱贴补家用，她的桂花糕拿到街上去卖，很快就被一抢而空。每当桂花飘香时，我和小伙伴们就跑到桂花树下，开心地围着树转圈、唱歌、踢毽子、丢沙包。

二婆婆总是笑眯眯的，眼睛弯弯的，和蔼慈祥。她站在树下，望着一树桂花：“看，这桂花开得多好，多香啊！又可以吃桂花糕呀！”我们欢呼雀跃，仿佛闻到桂花糕的香味，把二婆婆团团围住：“噢！有桂花糕吃了哟！”“二婆婆，你啥时候做桂花糕啊？”

桂花盛开时，微风一吹，香气愈加浓郁，沁入心脾，一粒粒小小的黄色花朵在空中随风飘舞，宛若美丽飘渺的“桂花雨”。这时候，二婆婆在树下铺开一张大油纸，桂花便落在油纸上。二婆婆再将收集好的桂花用清水洗净，沥干水分，摊在竹蔑上晾晒，慢慢碾磨成粉，加入糯米粉中，兑水搅拌均匀，反复揉捏。然后将这些裹着桂花粉的糯米粉压成长条切成块状，放在蒸笼里蒸，半小时后，袅袅清香气溢出，桂花糕就出锅了。

二婆婆的桂花糕二角钱一块。我们早已回家缠着父母要了钱，来二婆婆家等着。刚出笼的桂花糕热气腾腾，晶莹剔透，雪白的米糕夹杂着黄色小花瓣，糯米的清香混合着桂花的甜香，让人直咽口水。尝一口，甜而不腻，软糯柔韧，好吃得很，停都停不下来。二婆婆看着我们一口接一口的模样，柔声地说：“孩子们，慢点儿吃，小心烫着啊。”

二婆婆的桂花糕香甜了我们的味蕾，一年又一年，让贫困的日子变得有了滋味。十岁那年秋天，奶奶突然卧病在床，家中境况更是雪上加霜。又到了吃桂花糕的时候，孩子们都拿着钱去了二婆婆家。我也跑到母亲跟前：“妈妈，我要吃桂花糕。”母亲叹口气：“我们哪有钱买桂花糕啊？你乖，待会儿我们就吃饭了。”

没要到钱，我来到二婆婆家，远远地躲在一边，眼巴巴看着别的孩子吃着香喷喷的桂花糕，我低垂着头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“孩子，给你。”抬起头，竟是一块冒着热气的桂花糕，二婆婆笑盈盈地看着我。

“二婆婆，我、我没钱……”我涨红了脸。“来，快趁热吃吧！冷了就不好吃了。”二婆婆将桂花糕递到我手上。我咬一口，又香又糯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

如今，二婆婆已去世多年，但我却总也忘不了那块桂花糕，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桂花糕，香甜芬芳，暖至心扉。

03

株洲日报

文苑

2024年10月20日
星期日
责任编辑：朱洁
美术编辑：刘珠昱
校对：贺天鸿

诗歌

秋月

明腾

我在他乡凝望，天边那东升的月亮，
月亮清冷的光辉，映照他乡的秋江。
我幻想，翻过天边的那道山冈，
这江的源头，是我的故乡。

故乡的窗台，摆放着洁白的玻璃水仙，
斜依着，我的姑娘。
彼时的月夜，指尖在六弦琴上拂过，
《爱的罗曼丝》，如水在流淌。
你绯红的脸颊，迷离的目光，
你轻伴着我，低吟浅唱，我迷醉着，
你的发香。

月光寂静如水，玉盘挂在天上，
圆缺在变，又亘古不变，
而你我，早已鬓染秋霜，
而你我，早已天各一方。

秋月，照过此刻，也照过过往。
照过山川变换，也照过岁月沧桑。
照过家乡的旧居故里，也照过
我的姑娘。